



作家逸趣丛书

杂七杂八

王祥夫 著

中国丰年出版社

杂七杂八

..
zuojiayiqu

王祥夫 著

congshu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七杂八/王祥夫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作家逸趣丛书)

ISBN 7-5006-3460-9

I. 杂… II. 王… III. 散文-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核字(1999)第 12498 号

策划组稿 黄宾堂 龙 冬

责任编辑 刘 萍

装帧设计 西 里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64032266

E-mail: cyph @ eastnet.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3

字数 119 千字

印数 8000 册

定价 10.20 元

作家是以各自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社会积累着财富、体现自身价值的，但这并不是全部，比如，许多作家在从事自己所擅长的专业写作之余，不乏有各自的逸趣爱好，可谓玩物而不丧志。这些非同一般层次的爱好和追求，对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庶几发生着影响，这也是一笔资源和财富。

1958年出生的王祥夫，曾发表和出版过《生活年代》、《种子》、《百姓歌谣》等多部小说作品。他性格豪爽，兴趣广泛，尤其钟情于玩古，从小到一只绣花鞋，大到一尊金代大佛，或把玩，或读解，或考证，或冥想，信手拈来，出入自如，常常乐此不疲。本书虽以“杂七杂八”冠名，实则是作者多年“参悟”的心得。

■ 方阵书库书目 ■

纪实系列

陈敦德 著《周恩来飞往万隆》

谭元亨 著《东方奥斯维辛》

小说系列

邓一光 著《组织》

文化系列

阿 成 著《胡地风流》

海 男 著《香水中的身体》

王祥夫 著《杂七杂八》

王春波 著《钓海》

散文系列

崔京生 著《出门看看》

江 浩 著《闯荡美利坚》

自序

杂七杂八一语，就字义而言与“杂烩”相去不远。

我是一个喜欢吃杂烩胜过其它的人，比如和朋友去了饭店，一落座我就喜欢先来点一个杂烩。杂烩的好处，我个人认为一是其内容丰富，二是滋味也多。里边既有菜，又有肉，也许还会有海参或火腿，但更重要的好处也许还在于它省钱，花一个菜的钱而能吃到数种菜，我想只这一点就颇能打动人。

这本杂七杂八的小书原来的书名叫《感谢黑暗》，为什么要感谢黑暗？我在书中的那篇题名为《感谢黑

暗》的小文里都谈到了。我个人是感谢黑暗的，因为黑暗让我知道光明的可贵，并且让我在黑暗中慢慢学会幻想。但这不是一本谈幻想的书，我是一个不善于幻想的人，虽然写作离不开幻想——我想不单单是写作，人活着凭幻想是无法生活得生气勃勃，人更离不开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雅一点的也许还要加上琴棋书画，再雅一点的也许还要再加上打高尔夫、赛马、玩收藏、品古董、养鸟或养金鱼，这全要看个人的兴趣。

有句话是“失败乃成功之母”，可不可以说“兴趣乃学问之母”？

兴趣不是学问，但兴趣也许比学问来得更要紧。
是为序。

一九九九年元月三日于黍庵



作者近照

1

自序

1

谁家的狮子

11

石上生莲花

25

布的化石

34

下摆的问题

42

谁的胡子

52

认识忍冬

61

光背与屏风

69

寺院晚风

77

竹席的味道

83

尼姑庵、萝卜、茄子

88

食小札

108

玻璃两千年

112

香炉

123

花之寺

132

薤与鞋子与其它

141

感谢黑暗

147

发愿文及其它

156

沧浪之水清兮

162

外出旅行与十八物

171

蜕变的性故事

175

金的魅力

181

茶与寺院

191

后记

谁家的狮子

现在,人们到了公园不难看到百兽之王狮子,可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中国北方,狮子对人们来说无疑是个谜。这倒不仅仅是在中国北方,即使是南方,人们恐怕也见不到狮子,因为中国本土就不产狮子。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传说对狮子做种种猜测和想象,于是便有了和大自然中的狮子完全两回事的狮子。狮子的地位在中国空前之高与佛教传入中国有关,佛传故事中,释迦牟尼降生伊始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做狮子吼,并很自负的说道: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如果释迦牟尼当时不是学狮子吼而是学做象吼呢?

象的叫声着着实是太纤细了一些,咩咩的,与它那巨大伟岸的身躯也太有些不协调。有一次看《动物世界》,片子里的大象不知在热带丛林里碰到了什么要命



南京梁溪
蕭景雲畫獅子

的事，一边焦急地跑，一边尖细地叫着，让人觉着多少有些滑稽。

狮子的吼叫却非同小可。动物里，有两种动物的吼叫十分宏亮：一是狮子，二是驴，驴更接近男中音，且有金属音，它扬着脖子叫起来的时候真是音域宽广好听。《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中记云：“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做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居然会有人喜欢驴叫。我想不单是王仲宣，文帝和那些吊客想必也喜欢驴鸣，若是不喜欢一下子又怎么学得来？南朝的人怎么会喜欢驴叫？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又如：“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这位名叫孙子荆的人居然动了气。

驴叫多多少少有些滑稽，滑稽在哪里？不大好说，可能与驴平时给人们的印象有关，公驴常常见了母驴就动不动“昂、昂、昂、昂、昂、昂、昂、昂”地叫起来，也不分是什么地方。驴叫的样子也好笑，扬着头，翻着唇，露着黄板儿牙，朝着母驴的方向，有点流氓的味道，又有点勇往直前不管不顾的味道，还有点少年人莽莽撞撞的味道。总的说来，驴是所有雄性动物里最直率的代表，它不怎么会掩饰自己。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南北朝的人们才会那么喜欢驴子？或者是还有别的原因？古代的诗人们也比较喜欢驴，要不怎么会有“细雨

骑驴入剑门”的诗句？新疆维吾尔族是个喜欢骑驴的民族，代表人物是阿凡提。

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好像是讨论通过公用小汽车的事，大家忽然开起了玩笑，一至认为县团级干部最好每人配备一头小毛驴，道理有三：一是小毛驴吃得少跑得快。二是饲料好解决，到哪儿也不愁找不到些草。三是比较适合上山下乡，无论路况怎么样也不会出现堵车现象。光这最后一点就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提倡。

仔细想一想，小毛驴真是有高头大马和现代车辆所不及的地方。如果现在的城市里可以骑驴或马，那么我也许真的会舍弃车子不坐而去骑一头驴，在驴屁股后边挂一个古锦袋，如果大家都骑驴来去，空气污染的现状也许会大改观。

我小时候住在护城河边的一个院子里，院子的西边，只隔一条马路就是公园。公园里有许许多多的花木，动物倒在其次，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在护城河和公园之间的地带度过。至今想来，我似乎比别的孩子们格外多接触了一些事情，我拥有的那个公园可比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要大的多。首先是植物，比如毛地黄、牵牛花，还有一扯断就会流出白色汗液的地瓜，还有公园里的黄迎春和紫玫瑰。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叫出许多植物的名字，并认识了蜥蜴，当然还有许多小鸟。那些小鸟也会很轻捷地一下子直上云霄，但就是不知道那些小鸟是不是“叫天子”？

我小时候去公园里玩，因为公园的正门在北边，离我住的院子很远，我便常常翻了墙进公园里去。公园

的围墙当时还是花砖墙，翻过墙就是玫瑰丛。

现在想来，除了植物知识的获得，让我记忆深的就是那深夜时的狮吼。我想这个世界上可能并非人人都能够天天听到狮子的吼叫，有人也许毕生都没听过。但我从一岁到十三岁，一直到搬离了那个院子，几乎夜夜都听到那只狮子在吼。狮吼宏亮至极并且能传得很远。所以我对“作狮子吼”的真切含意是十分明了的。还有什么动物的吼叫能比狮吼更宏亮？古人还说过虎啸，啸和吼是有区别的，啸是拉长了声音叫，吼是猛地来一声，猛地来一声。狮吼就是猛猛的“昂”的叫一声，“昂”的又叫一声，让人感觉狮子有一肚子悲愤无从诉说。狮子确实没理由不悲愤，好端端给从林子里弄到了铁笼子中，任何生命失去了自由都是有理由悲愤的。

狮吼真是宏亮，据说可以传出十多里地。

小时候我的家中养着一只很大的狸猫，后来它犯了错误——连连地偷吃邻居家的小鸡。当时它正在做母亲，生了四只小猫，为了它的孩子，它的错误越来越严重。父亲处置它的办法是把它装在了一只口袋里，然后让人把它懵头懵脑地带到离家十多里的地方放了。结果呢，过了五六天，它又浑身是伤地跑了回来。父亲说它能够回来，一是靠看天上的星星，二是听到了狮子吼。这你就可以想象狮吼是多么的嘹亮。于狮吼之外，另两种我从小就熟悉了的声音是鹤鸣和孔雀叫，声音都不怎么好听，仙鹤的叫声像是有人用两块石子互相敲击，“哒”的一声，又“哒”的一声，然后是一声很尖锐的长鸣。小时候一听到仙鹤叫我就总想仙鹤的嘴里是不是含了两颗石子？孔雀的叫声更难听，很惊慌

很夸张，“啊”——的一声，又“啊”——的一声，而且是先低后高，有一个弧度，实在是不好听，让人想到一个十分娇气的女人走着走着，忽然高跟鞋一崴掉到了沟里。

我已经多年听不到狮子叫了，因为我搬离了那个古老的四合院。那个小四合院很美，院子四周长满了白杨树，白杨树叶片大而叶柄长，一有风起便摇响不已，辄惹人起惆怅之情。在那个小小的四合院子里，我曾写过一首诗：

病起倚朱栏，家山几万里。
长白千年雪，鸭绿万顷碧。
乡路极渺茫，中夜一声鸡。
何年赋得归，白杨潇潇雨。

这是一种为了写诗而强从自己身上寻找出来的情绪，中国文人大体如此，没愁的时候“为赋新诗强说愁”。有愁的时候倒要不着边际地说“天凉好个秋”，或噤若寒蝉了。

狮子是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

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时期，热情空前高涨的民间艺人与政府艺术家们倒底在那种黄色的砂岩上雕刻了多少头狮子？而滑稽的是有一些狮子竟然与老鼠像极了，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根本就见不到狮子，他们只知道释迦牟尼的莲座下有两只护法的狮子在威风凛凛地守候着。狮子在当时，绝对是一种新鲜而神秘的神物，你想想，在人们熟知的龙凤和饕餮的形象之外突然出

现了他们从没见过的狮子。饕餮是什么，饕餮是个贪吃的家伙。词典上是这样解释饕餮的：“饕：贪财也，餮：贪吃也”。我的朋友陈绶祥先生的雅号是“老饕”，我想建议他把名字改为“老饕”更合适。实际上他叫老饕和老饕都不怎么合适，因为他既不贪财又不贪吃。

狮子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讲取代了饕餮纹。

做为一个完美的佛的造像，起码在北朝早期。它必须要有佛床，佛不能总站着说法，他累了怎么办？给他一张床吧，但那床很小，只能坐，躺是不行的。佛的身背后还要有一个光背，可以为佛挡挡从后边吹来的风，这是我们俗人的想法，佛的头上呢，还要有一把伞，让佛陀淋不着雨，这也是我们俗人的想法。佛床下一左一右就是那两只狮子，有时候是一雄一雌，有时候是两只雄狮，到了后来不知怎么就都变成了雄狮子，佛陀座下有一群狮子的情况却从来没有过，如果佛的脚下是一大群狮子，佛岂不成了驯兽师？佛如果在那里闭目合掌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狮子在佛的咒语里该做何种姿态？

狮子是早期佛造像必不可少的动物之一，我们知道狮子是佛的护法，佛是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的，佛还要狮子来保护吗？

关于狮子，在中国是可以写一本大书的，中国不出产狮子，但在中国却到处可见狮子，狮子是随佛教进入中国本土的第一种动物，它不像饕餮、麒麟、龙和凤，是人们想象之中无所不能的神物。狮子原产在哪里？狮子在狮子国，狮子国在哪里？在今天的斯里兰卡。北魏时期开始开凿的云冈石窟就是请的狮子国的画家难